如果我是天使 [浅　浅]

爱情是有的，只是没有永远。

如果两个人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有交点，后来却向两个方向继续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悲哀。

我捧着 Dino 熟睡的脸轻声地说，如果许久后的一天，我忍不住问你，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，请你一定要骗我，无论你心里有多么的不情愿，也请你一定要说，你原谅我了。好么？

Dino 没有任何回答，他还是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安静地睡着。呼吸均匀。和他仅隔着几厘米远，我的人却是这样的孤单和罪恶。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，软软的，带着温度。我很想将他的整个身体牢牢地放进我的掌握，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感觉像现在这样孤单和罪恶。但我没有，我不能把他吵醒，不能让他问我是怎么了。我只能用手轻轻地捧着他的脸，只因为心里实在有太多的舍不得。天就快亮了，天一亮他就要离开我了，真真实实的离开，也许永远不再回来。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永远地停住，或者，他忽然从床上坐起来，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傻丫头，和你逗着玩，怎么又当真了？”

有时候爱情就像玩弹珠游戏，你并不知道下一秒钟你会遇到什么东西。是得分还是死掉。

7 天前，我遇见睡在我身边的男子。

他当时一个刹车忽然停在我面前。我朝开着的车窗里看了看，一个陌生人，不认识。于是我绕开继续向前走。身后又是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声刹车，然后又一声。我回头看了看说：“哼，这么好的车让个猪头开，还真是浪费！”

又是一声刹车，我听到身后的男人从车里探出头来冲我说，“嘿,你过来。”

呀，一定是我说的话被他听见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是过去还是不过去？如果不过去他应该会大声地骂我吧，街上这么多人不就全都听见了？太没面子了。如果过去的话，他应该只是小声地骂我吧，起码别人不会听到。好吧，过去就过去！

我走到他面前，一张干净年轻而英俊的脸庞。

“你叫我干吗？”

“小姐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怎么开车才叫不浪费呀？”

“谁让你老是刹车，不叫浪费叫什么？”

“我刚租的车,我试试。”

我瞥了他一眼，准备要走。

“你去哪儿，我送你，让你看看我开车是不是浪费。”

我不理继续走。

车再次开到我面前，他伸出头命令地说：“快点上车！"

有时候你遇见一个人，也许只是短短的一秒，你就会不需要任何理由的爱上他。

从傍晚开始，雨就一直在不停地下，偶尔会有忽然的闪电和雷声。李想曾打来电话，他说，怕不怕，我后天就可以回去陪你了。Dino 轻轻地吻我的头发，我说，不怕。怕不怕？是怕的吧。一个你瞬间爱上的男子又即将瞬间的离开你。但是，阿根廷队还是在小组赛时就出了局，它不管我在看他们比赛的时候是如何害怕这种结局。

Dino 说，在走之前陪你吃最后的一次晚餐，想吃什么？

那一天我还是上了 Dino 的车，虽然我知道李想其实就在前面的停车场里等我，我还是上了 Dino 的车。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，一副蛮横又无所谓的表情，究竟是什么让我上了他的车，也许是那件 Diesel 的白色衬衫。我从没想过会一个男人能把他穿得如此好看，让人一时间回不了神。曾经，我买过同样的一件给李想，他只穿了一回，就一直放在衣橱里没有动过了。他说，那样的衣服只适合那种没有过去的小男孩穿，纯净得像 27 层净化的矿泉水。

现在，Dino 穿着这样的衣服，带着某种魔力地和我说：“快点上车！”

“你家住在哪儿 我送你回家。”

“我家就住在，那二环路的里面？”我学着何勇的样子瞎唱着。

他笑“：丫头别闹,快说住哪儿 ?”

“沙河。’我开口就骗。

车子箭一样地开出去。

最后一次晚餐了，要吃什么？

还是像往常一样去吃板烧鸡腿汉堡吧，好么？

我们来到了中友地下的麦当劳。我坐下来，对他说：“老样子。”

看见他转身走进人群里，忽然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，我只听到他的心跳声，呼吸声，脚步声，所有的人都是黑白的，只有他穿着淡绿色的衬衫一直走向柜台。我一直看着他，一直看着，眼泪不听话的从眼睛中一颗一颗地流下来，我眨了眨眼，不行，我不能让眼泪模糊了他的身影，我要永远的把他嵌进我的眼睛里，脑子里，心里。

麦当劳第一次推出板烧鸡腿汉堡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包。几乎每天，我都改变以往的回家路线，走一条可以经过麦当劳的街道，去里面吃上一个。有一次被李想发现了，他很严肃地对我说，你不许再吃那些快餐食品了，简直没有一点营养！他说，你一定要在早上吃一个鸡蛋，喝一袋牛奶。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，不要再吃那些油炸的食品。李想就是这样规规矩矩地呵护着我，让我能多健康有多健康地成长。我有时候觉得他不去做一个保健医生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我家冰箱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有绿色食品的标签，有五花八门的水果，还有那些纯天然的饮料，全是李想每星期帮我大量购置的。我不是说这样有什么不好，只是，我真的喜欢吃那种汉堡，喜欢死了。可是李想是不会理解的。对于一个物理可以考满分的人，他只管什么是有益的，什么是对我好的。

有时候你爱上一个人，可能只有一秒，但也会全心全意。

车子在高速路上飞驰，我看见指示牌上写着：“下一出口沙河”，我把CD的音量调低，我问 Dino：“咱们这是去哪儿呀？”“不是送你回家么？”我肆无忌惮地笑倒在座椅里，我说：“这你也相信？我骗你呢，小孩！”车吱的一声停在路边，他看都没看我 "你给我下车！”我打开车门，我说：“刹车不错！”然后向前走去。我知道他一定气得不轻，因为他的车在一瞬间绝尘而去。还是我赢了吧。可是，唉，什么鬼地方，走了半个小时了，连个计程车都没有。已经 7 点了，天有点黑了，还没有吃饭呢。不能让李想来接我，上 Dino 车的时候，我打电话告诉他我遇见了初中的同班同学。我只好先蹲在路边休息，用手扇扇弄点凉风。这时忽然听见了熟悉的刹车声，和熟悉的嗓音：“你给我快点上车！”

“你干吗回来呀？你不是走了么？”我得意地嘲笑他。

“你个小丫头凭什么骗我，我是回来找你算账的！”

“呦，那我更不敢上你的车了，我知道你会不会先奸后杀呀！”

“哼，就你？也不看看都瘦成什么样了？根本没兴趣！”

“你！”我生气地踢着他的车轱辘。

“你快上车吧，好不好，丫头，我都饿了，好不好么。”

我整个人忽然呆在那里了，从没有一个男人这么软弱地和我说过话。他们总是把我当成任性的小孩，就像李想，像爸爸一样威严的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我想没有一个爸爸会说：“女儿，你别闹了，我都饿了。”像在央求。可是 Dino 正在用那样可怜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的整个心都软了，我乖乖地上了车，摸着他的脸，我说：“想吃什么我都陪你去。”

我们吃的第一餐晚饭就是麦当劳的板烧鸡腿汉堡。以后的一个星期里，每天都是。

他问我：“你吃几个？我反正吃 3 个。”

我说：“那一共六个。”

他说他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汉堡。他说，澳大利亚的麦当劳哪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呀？他说，7 天后他就要回澳大利亚了，他说，今天去取机票，出来的路上竟然遇见了你。他说，be my girl friend。我说得了吧，小孩儿，你起码比我小两岁。你穿这件 Diesel 的白色衬衫，一看就是个没有过去的小男孩，纯净的像 27 层净化的矿泉水。还有，你了解我么？他忽然打断我，他说，可是我能给你快乐。

Dino 确实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。

他每天拽着我到处玩。游乐场、游戏厅、天桥、小吃街，其实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容易很简单的快乐。但是自从 18 岁以后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却没再去过这些地方。18 岁的时候我遇见了李想，我去应聘总经理秘书，最后成了他的女朋友。于是我惟一要做的就是配合他。我开始每天在家里听音乐，看小说，下午的时候去一个健身中心做运动，隔三差五的去做美容，在高档的商城里买衣服。这一切都是李想为我安排好的。他替我选 CD，选小说，他告诉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裙子。他说，你是我的女人了，别再像个孩子似的穿个牛仔裤满街跑来跑去。我一直听他的话，我愿意为他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他是爱我的，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，他不和我住在一起，是因为他要照顾家里年迈的妈妈。于是我一直等着有一天他把我娶过去，我一直乖乖地等在他身边，从不做他不喜欢的事情，除了一直偷偷地吃那种汉堡。

怎么会让我遇见 Dino，一个那么孩子气的男人。他带我玩卡丁车，带我打电子游戏，不用再看那些沉重深邃的欧洲电影或者成套的 Discovery，我们一整天都躲在家里看《流星花园》，在结尾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。我不化妆就上街，穿 Esprit 的休闲短裤。

在大街上让 Dino 背着我，过天桥的时候疯跑，看谁先到达马路那边。后来我们根本不开车了，在大太阳底下晒着，在西单一堆堆的人里闲逛，和路边卖饮料的大爷瞎侃。他拉着我的手，他喊我疯丫头。我们和街上的小孩一样照那种贴纸画，他把他贴在钱包里，手机上。我和 Dino 打了 100 多个赌，还给他起了 20 多个外号。他说，为了更多地了解我，要给我建立起一个小档案。他规规矩矩地拿出一个笔记本，开始问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最喜欢的男影星，还有最喜欢吃的菜。他说，丫头，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。有时候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天使。尽管那天你穿的像个有钱的少妇从我车前走过，但是我知道，你其实就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天使。我说，你才是个孩子，你还老向我撒娇呢，你还

求我帮你挠后背，你看盘都看睡着了，还让我帮你轰蚊子，你看我多像你妈呀。他把我搂在怀里，他说小天使，你就坏吧。他吻我的时候我没有躲开。

爱情有时候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意外，在结束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哭泣。就像有的人忽然把车停到你面前，你也许一时被吓到然后停一下，但是，你总归还是要继续向前走的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在和 Dino 的最后一次晚餐时，把三个汉堡包全部吃下去的。我记得我一直搂着他，他还说人太多，这么腻是不是不太好？我没管，装作没听见，他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一旦分别就是永别。他回澳大利亚，而我却要永远地回到别的男人身边。我知道我根本无法放弃现在的生活，我知道自己对李想的感情已经不是一种爱情，但是却比爱情更加的不能割舍。我习惯他的一切，我享受他给我的照顾，给我的富足的生活。我不知道离开他我是不是真的能养活自己。我并不想赌，我想即使能，我也不愿意为生活奔波。 Dino ，我虽然是如此的爱恋着，可是除了爱情，他究竟还能给我什么呢？他还那么年轻，我根本没有任何把握。 Dino 说，你来澳大利亚找我么？我还有一年就硕士毕业了，我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的。我的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回答他，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现实，为什么放弃不了物质生活。他说，丫头你别哭，又不是见不到了，澳大利亚也不远呀，我可以给你写信，上网和你聊天，我买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娃娃天天亲亲，我还能照照片传给你看呢，对吧？也许哪一天我倏的一下又飞回来看你了。我不停地点着头，可是，对不起 Dino ，我又在骗你了。我不能离开李想，我是要嫁给他的。而我和你，真的永远都不会再有交点了。

那天李想从新加坡给我打来电话，他说，出差这几天你还能照顾自己么？他说，我给你买了卡地亚的项链，你一定会喜欢

的。他说，走的时候让你看的《昆虫记》看完了么？我哇的一声哭了。我的眼泪是为 Dino 掉的，是为恨自己掉的，是为了决定告别掉的。

和李想在一起的日子，他从来没有不信任过我。他一直把我像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呵护，尽管他的方式是那么得一丝不苟，井井有条。虽然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想试着自己飞飞看，但是我还是害怕辛苦，终于慢慢长成了他要的样子。我已经飞不了了。

我和李想说，你快回来好么？那本书就快看完了。

爱情在生活面前就像是在玩弹珠游戏，开始的时候你也许会得一点分，但最后的时候一定会死掉。

Dino 安安静静地睡着了，他在睡着前还说，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。我不停地吻着他，我说， Dino，你想要我么？在忏悔还是赎罪，我不知道。也许这是我惟一还能多给他的一点。 Dino 紧紧地搂着我，他说，我想，我想让你立刻就成为我的，但是现在我不会，因为我要让你明白，我对你的感情无关于身体的欲望。我的心痛得简直就要死过去了。可是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他，因为我一直在骗他，从一开始我说我家在沙河，后来我没说我有男朋友，我没说我们其实是不能在一起的。我用了一种近乎卑鄙的理由一直骗着一个自己深爱的，同时也深爱着自己的男人。因为在我平淡而安逸的生活里，需要一点爱情和浪漫。可是我还是告诉自己，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就欺骗，那就骗到底吧，有时候知道真相比不知道要痛苦得多。 Dino，你原谅我吧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只是一个世俗的女人。Dino 在睡梦中的脸是那么的可爱，不设防的单纯。我就这样仍然默默地看他，轻轻地帮他盖好毯子。他睡得那么香，他真的以为这一次分别只是为了再相见。我在他的行李里找出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他穿的那件白色衬衫，我在衣服的标签上用圆珠笔写上了“ 对不起 ”三个字。我不知道将

来有一天他会不会看到，还是在下一次洗衣服的时候就褪色掉。我知道，他要的不是我的“对不起”这三个字，可是我实在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了，我没有力气给他更多的东西了。

我起身走向阳台，那里可以看见漆黑的天，雨还在不停地下。寂寞的时候我总是喜欢站在这里看，看不到一丝光亮的天空，厚重的云仿佛慢慢地向我逼近，将我吞噬。有人说，在天快亮的时候许愿是容易实现的。今天我对着天空说，给我些力量吧，如果我能是天使……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你是爱情的原因 [17楼的 vv]

男子灼热的体温熨烫我青紫的皮肤。小傻瓜微白，世界上最笨的小傻瓜。有温暖的眼泪滑入我的颈项，他抱得我这样紧，似乎要把我勒进他的身体里。

我兀自呢喃如自言自语，向寒，我有没有对你说过，我爱你。

楔子

谢菲尔德大雪纷飞。城市骤然空旷如同荒野，阴霾是一只逐渐覆上天灵盖的手掌。自我的眼眶倾盆而下的，可是我谢绝多年的泪？向寒对我缓缓吐出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微白，你知道的，至此，我的幸福，已经再也无人能给。耳畔流窜的滋滋电流戛然而止，黑色衣衫自半空如折翅的大鸟，鼓胀、翻飞、坠落。世界在一刹那炸裂，触目是否有血色大团弥漫，自天边聚集，劈头盖脸而来，我簌簌发抖如风中树叶，牙齿上下格格战栗，手机摔落在地，扑上去，扯动软如棉絮的双腿，歇斯底里般地扑过去，终于控制不住，跪跌于地，嗓子口已经不由自主地迸裂出尖叫，绷至极限的弦，一声一声，像一只独自哀嚎的兽，耳膜中血液砰砰撞击，却开始听不到任何的声响。

一

我没有想过会这样重见向寒。

彼时是 2002年的 6月，蔚蓝的 21 岁生日，这小小花骨朵一般的女子，与我并立，她深深吸一口气，终于开口询问，向寒，你是否已有意中人。

庆祝地点选在了这处俱乐部。向寒是她偶遇的陌生男子。高大挺拔，如童话中走出的王子。她邀请他来参加派对。他居然应允。

他的回答意味深长，嘴角闪现细碎纹路，音乐适时响起，于一室流淌旋律里，沉郁嗓音轻如呢喃，这场中我第一个遇见的，便是我爱的。

啪的一声，微微，来自谁的心底，一朵花层层绽开的声音。在昏黄舞场灯光里，蔚蓝的面孔是初夏怒放的蔷薇，酡红自垂落的颈项一路攀开，她细弱的手指如蝶翼扑扇，紧紧地握一下我的手，有粘稠汗滴缓慢渗入我干涸的掌心。

我微笑，退后，看她羞怯地伸出手去，小小酒窝盛满甜蜜：可否请我跳一只舞。欲语含羞，进退得宜。华尔兹舞步如此古老华丽，脚步似流光游移，洁白裙摆荡起涟漪。王子和公主的戏码，夜上浓妆，所有的看客都已退场。于周遭围成一圈，看翩翩起舞的俩人，齐齐拍出由衷的掌声。

蔚蓝细细欢喜的声音仿若叹息：微白，他是我带进派对，他第一个遇见的人，是否便是指我。我多么希望可以那样死去。世界末日来临，时光停滞，我和他就如此对面相看，就只有我和他两人，面对着面，眼望着眼，凝成化石。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。然后她的眼泪扑簌而下，微白，幸福如此轻易来临，让我心内充满不确定的恐惧。他会不会有一日不再爱我，那样我一定会死。

我的心，轻易纠结疼痛，为她瑟缩的苍白面孔，像她所不知的我与她初见的第一眼，痛得我几乎站立不住，似要用尽浑身力气，方能挤一句允诺于她：不，蔚蓝，我不会允许他不爱你。

二

并不意外在返校的路上遇见向寒。自蔚蓝家住的小区出来，

月光水洗一般清透，我立在原地，看斜倚在路灯边的他缓缓走近。西服外套挽在手里，还是爱穿雪白衬衣的孩子，只是长得这样高，已经需要我仰起面孔探视。

他站在我的面前，眼神是绵密灼热的一张网，然后微微地倾身，手指掠过我的面孔，掌心抵上我身后的围墙。他的目光凝视之处，火星溅落，每一寸裸露皮肤，都仿若自沉睡中被符咒唤醒，泛起大块热辣。梦中始终未曾消散的金银花芬芳，肆无忌惮，窜入我酸涩的鼻腔。

1990 年，江南古镇，小桥流水蜿蜒，爬山虎高高攀上墙沿。弄堂深处，有野生蔷薇烧灼的笑脸。 8 岁的我，9 岁的聂向寒。忘却是出生以来辗转的第几处客栈，其余孩童都对我警惕观望，惟有向寒，这玩劣孩子王，蹲下来看我反反复复在雨后湿地上画一个个人像。左边是爸爸，右边是妈妈，中间是微笑的林微白。他终于托起腮来问我，为什么他们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呢？我恨恨地将树枝掷在地上，瞪他，他们很快就会来接我的。转身就走。

这年复一年的允诺，是我随身携带的一碗热汤，虽已冰凉，但仍是裹腹的所有食粮，用于支撑蒲公英般放逐飘零的年月。忍住眼泪，自口袋里小心翼翼摸出手绢，走至断桥边，折腰探身去摘那一蓬蓬的小花。南方四处可见的这金银花，一半花开黄金，一半花开银白。小小细碎花瓣，幽幽散布的香。婆婆说将这花朵晒干泡水，清热解毒，是最好的天然茶叶。爸爸已经答应暑假会来看我，一包金银花茶，便是我悉心准备的礼物。

第二日放学后，居然又看到聂向寒，倚住桥上栏杆，裸着上身，朝我咧开嘴笑。他眨一下眼，变戏法一样将手中白衬衣展开，是满满一捧的金银花。雨后天晴，他身后一角天空，火烧云艳若血滴，夕阳拼尽全力，用最后一抹绚烂余光涂抹他黝黑瘦小

的脸庞。

是我青葱岁月永难忘却的一幅画卷，事隔多年，依然可以在午夜梦回，看到他金光灼灼的面孔，满捧金银花，芬芳弥漫。

微白，我终于可以允许自己再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他的额抵住我的额，呼吸的热度喷薄，我们已经分离了这样多年。

可是我撤一步，再一步，仰起面孔，淡漠而冷静地，看他眸中渐渐黯淡的星光：我不允许你不爱她。这是我惟一要对你说的话。

三

2003 年的 3 月。深夜 11 点 45分，自出租车下，一路扑入医院死寂的长廊，我几乎忘却该如何使用语言，死死揪住护士小姐的手，嘴唇如固定摇晃的钟摆，只知道自牙齿格格声里，反复敲出蔚蓝二字的音节。

她已经洗了胃。小小面庞干瘪枯萎，双目闭合，自颈而下，身体被白色床单覆盖。我站在一边，手指僵硬如木，不敢探向她几乎丧失呼吸迹象的鼻端。

没有眼泪。生命如此兜转重复，福尔马林的气味，是我多年来无法逃离的噩梦。我以为终生都无须踏入这惨白地狱。人力却原来这样绵软微薄，生之命运，可以顷刻间被死之阴影覆盖。对于这些我爱着的竭力想去保护想给予幸福的人，我始终一无是处，无能为力。

向寒已办妥住院手术，他走过来，微白，医生说她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你不要太担心。

我毫不迟疑地，回敬他一记耳光。有痛，剧烈而清脆地，如荆棘自我抽搐的掌心呼呼疯长。这荆棘结出恶之毒果，是欲从我眼眶中裂出的愤怒。你什么不再爱她，你为什么不能一直爱她下

去。聂向寒，我对你说过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剥夺她的幸福。

他怔怔地站立，连抚住面孔都已忘记，手指在身侧握紧成拳，怔怔地看着我，然后笑开。这样萧瑟而疲倦的笑，微白，我始终不能明白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残忍地剥夺我们两人的幸福，只为了成全她虚妄的爱。呵，不再爱她？你明明知道我从未爱过她。你明明知道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只在全心全意爱着一个女孩。她有天使一般柔软善良的心，她从不埋怨自小落拓辗转的境遇。她总是毫无怨忧地接受自己被安排的轨迹，对任何人生冀望绝口不提。可是我知道她所有自眸光中泄露的渴望，我人生的惟一意义，自初次懂得疼痛的刹那，只是为了给她一个安稳幸福的家。我在载着她离开的公车后面拔腿狂奔，我写一封一封的信给她。我告诉她在任何绝望的时刻，都请记得我一直守候在她身边。我告诉她等我终于可以有能力承担，我会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他的眼泪，一滴一滴地落下：她转校，她从来不回我的信，她对我惟一要说的话，只是命令我爱上另外一个人。可是我终于无法伪装无法欺骗。蔚蓝是这样丧失安全感的小孩，她要得那么多的爱，我给不起。他的哽咽终于破碎连绵，双手捂上下雨的眼。微白，为何你变得这样残忍。我这样爱你，已经再也无法爱上别的人。

四

1991 年，父母终于将我接回身边。这对因为相爱而被双双逐出家门的年轻人，多年来艰辛生活，划上句点。改革开放让许多孤注一掷行为，获得丰厚回报的利润。他们终于买下一处固定房产，终于余的出空间和时间，来照料我容纳我。

我这样爱他们。欢喜得不敢掉眼泪，自小小书包里捧出大袋的金银花茶，站在装修一新的房子里，连呼吸都小心翼翼。惟恐

这是一幕美丽幻象。

我趴在桌子上给向寒写回信，幸福那样凶猛那样长，写了十几页的纸都未能写完。可是我的幸福，原来亦就是那未曾写完的十几页纸，黯黄而褶皱地，在时光的深处发霉。

他们开始争吵，无休无止。原来不是熬得过贫寒的夫妻，就可以终于苦尽甘来白头偕老地走下去。爸爸有了别的女人，谋生的重担一旦卸落，外界应接不暇的美丽新奇，反衬出他结发之妻的粗糙和苍老。也是这样乍暖还寒的三月，我在放学路上，看到她人生仅有一次的飞翔。她穿黑色外套，头发在下坠的风里如海藻散开，决绝残忍，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和挽留的机会。整个世界突然失了声，像电影院里按下快进键的默剧。人群鸦黑聚集，救护车顶闪烁的红灯，医院惨白的灯光，福尔马林扑鼻的气味，大团大团的黑暗。当年小城的报纸上有一条小小新闻，许多人啧啧称奇。一妇女跳楼自尽，连带压死一名路人。

如此短短一行字，便涵概了两个家庭的悲剧。被压死的那个人，是蔚蓝的母亲。蔚蓝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她，是在 1991 年呼啸奔驰的救护车上。两名死者，一名轻伤。她被母亲拉着手自学校往家中走。喋喋说学校趣事，丝毫不知厄运降临。在下一瞬，她被母亲重重地推出去，身体撞上一边的墙。瑟缩的苍白的蔚蓝，她应该扑上来一块块咬下我的肉，她应该尖叫着让我还给她母亲。可是她只是如一只小兽瑟缩，看周遭忙碌的医生。眼泪是无声无息的河流。当年，她伤心欲绝的父亲带她搬去北京。

1996 年，我站在她的身旁，对她微笑，你好，我叫林微白，以后就是你的新同桌。

五

2003 年 4 月，我迅速办妥签证，独自飞往英国。租下一间

小屋，是每日素淡缄默的中国女生，喜欢着黑衣，抱着书本在校园里安静地走。

我的信箱里塞满了来自蔚蓝和向寒的信。但是我从不阅读，只怔怔看一会儿他们的名字，然后微笑着将窗口关闭。

新闻里开始铺天盖地报告那场前所未遇的疾病。父亲偶尔的电话，说药物之类的脱销。在每次挂断以前，会开口向他询问，蔚蓝和向寒还好不好。

他已经和这两个三番四次朝他打探消息的年轻人日渐熟稔。他说，微白，你为何不和他们联络，他们都很想念你。

我微笑。沉默。仿若乱世的患难，他们会不会彼此扶持关怀，终于相爱。只有我的离开，才可以给蔚蓝幸福的机会。那样绝望的向寒，他必定还是将我憎恨，如果他每多恨我一分，便会多爱蔚蓝一分，那又有什么不好。

不，我没有遗憾，不会抱怨。这个人生起初遇见的男孩子，这个这样多年始终坚持着爱我的男孩子，他是第一个全心全意关爱我的人，给过我人生惟一一段无忧无虑的天真时光。他找到了一份那样好的工作，有锦绣的前途和足够承担的胸怀。他一定会给蔚蓝幸福。在他终于可以爱上她以后。

可是我的眼眶为什么突然酸涩刺痛，我笑着抬起头，看窗外谢菲尔德永恒明媚灿烂的天，没有什么，夏天快到，我只是连眼睛也变得很爱出汗。

六

2003 年 10 月。警报消除。我关切着那些人，终于度尽劫波，安然无恙。

蔚蓝和向寒已经不再写信来。他们是终于相爱了吧。忙于热恋弥补被封闭压抑的时光。我给自己裹上毛毯，看着电脑微笑。

谢菲尔德的日光已经成为海市蜃楼的梦想。多日来阴雨连绵，寒意浸透骨骼。一边揉搓手指，一边自嘲。你看我终究未曾学会无私。蔚蓝的幸福，是我最想看到的事。自千方百计打听到她搬家后的住址，她念的学校和班级。转校过去，以陌生人身份出现，一起陪伴度过这样多年。为何现在她终于幸福，我却内心枯涩怅然。

手机铃声响起。揪回我失神的魂魄。惟有爸爸知晓的号码，我深呼吸，顺手按下接听键，语调欢快。然后我愣住。

这曾在梦里温习过千万次的嗓音，沉郁而沙哑的，终于在我耳边响起。他说，微白，我是向寒。我在你对面的旅馆。

七

在下一瞬间，我抓住电话奔出门外，我知道对面街道左拐一百米处，便是一栋古旧的商务楼。一楼有餐厅茶座，再往上几层，便是一家小旅馆。

心脏搏动如一只欢快的鸟，浑身血液躁动尖叫，原来我这样这样想念他。直至傍晚寒风卷起大蓬雪花砸向我的脸，我才突然止住步子。而所有笑容，也如一张纸般剥落。我再次淡漠而冷静地对他说，我不允许你背叛蔚蓝。

微白，蔚蓝对我说她已经找到真正爱她的人，她让我来找你，她希望我们幸福。

不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蔚蓝。她一定是为了成全我们才这样说。

微白，你要怎样才能相信。我让蔚蓝来亲口对你说好不好。她爱上一名医生。她为她的幼稚道歉。

我的声音突然变得短促而锐利，聂向寒，你为何这样自私。她要有多爱你，才肯这样撒谎来成全你。你怎能还要逼迫她让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